

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 编

童庆 著

走不到 尽头

ZOU BU DAO JIN TOU

西部作家文丛

XIBU ZUO JIA WEN CO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XI

III

ZUO

JIA

REN

LONG

西部作家文丛

责任编辑 杨淑萍 沈动 田恬
封面设计 任兆祥

ISBN 7-80171-825-9



9 787801 718259 >

ISBN 7-80171-825-9

定价: 158.00元(全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不到尽头/童庆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 7
(西部作家文丛)

ISBN 7-80171-825-9

I. 走... II. 童...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6998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四川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7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 7-80171-825-9

定价:158.00 元(全套)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作者简介

童庆,女,网名迷女王。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本科毕业,经济学学士,多年从事国际贸易工作。酷爱旅游,2002年辞去工职,实现周游世界的梦想。喜欢背包自助旅行,足迹遍布全国所有省份,曾三度进藏,徒步游转冈仁波钦神山,穿越卡斯地狱谷;先后到过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塞浦路斯、阿联酋、尼泊尔、韩国、泰国、越南等十多个国家。热爱极限活动,体验过北京十渡60米蹦极、韩国乐天世界70米自由落体、拉斯维加斯300英尺高空穿梭机,并经常参加攀岩、潜水、滑雪、独木舟、滑翔伞、野战等野外运动。常年修炼瑜伽,身体具有很好的柔韧性、灵活性、忍耐性和平衡自控能力,尝试过饥谨90小时。

兴趣爱好:旅行,交友,瑜伽,看书,写作(网上发表小说散文游记近百万字)。

邮箱:miuco2062@hotmail.com

电话:13631315680

西部作家文丛

JIA

WEN

目 录

第一辑 进藏之路

新驴上路	(3)
体院看帅哥	(6)
“好朋友”问题	(8)
老公,雄起	(10)
汉藏恋情	(13)
意外发现	(15)
美景何在	(17)
回忆不息	(20)
尼姑“没钱”	(22)
性工作者	(24)
康巴汉子	(27)
逃出火坑	(29)
高原反应	(32)
破车大罢工	(34)
露水夫妻	(37)

竹卡大桥	(39)
流动检查	(42)
网络信号	(44)
好幸运啊	(46)
罪孽深重	(48)
泥石流英雄	(50)
妈妈的牵挂	(54)
神秘电话	(57)
立正敬礼	(59)
林场师傅	(61)

第二辑 察隅,察隅

到达察隅	(67)
工布兄弟	(70)
粉红翠绿	(73)
弟弟的脚	(76)
地下网吧	(79)
来自白云	(82)
公司朗玛厅	(85)
独门杀手铜	(88)
家长请客	(91)
云梦汽车修理	(94)
端午节之痛	(97)
浮想无边	(99)
半梦半醒	(103)
再见了察隅	(106)

第三辑 目标八一

城市猎人	(111)
我是背包客	(115)
邮局和电信	(117)
神秘的波密	(120)
荒诞的梦	(122)
小鬼带路	(124)
喇嘛爷爷	(128)
仙境神牛	(131)
老迷爸爸	(134)
你是踌躇万里吗?	(137)
走,去岗乡	(139)
著名的林芝猪	(142)
唱山歌,开野花	(144)
借宿红木屋	(147)
随身小宠物	(151)
幸福拖拉机	(154)
传说中的天险	(157)
八一大城市	(159)
匍匐万里	(162)
绝色尼洋河	(165)
阿紫的循环	(168)
喇嘛岭寺	(171)
两江交汇	(173)
转经赎罪	(176)

第四辑 古老山南

夜半哭声	(183)
沙车漫想	(186)
滞留朗县	(189)
庸布拉康	(193)
渡口巧遇	(195)
青朴修行地	(198)
烛光酒吧	(202)
黑导疑云	(205)
拉一拉一萨	(208)
吉日见鬼	(211)
甜茶馆	(214)

第一辑

进藏之路

新 驴 上 路

10 点多从广州起飞，12：30 到成都。我找到川航的免费班车——黄色小面包，好像拣了便宜，顿时兴奋起来，节省 30 元车费，如果能搭上今天去察隅的车，又节省 30 元住宿费。对于两个失业的旅游者来说，省钱无论多少总是开心。

回想上午，和暗花在白云机场会合时，两人都懵懵懂懂，很迟钝，没一点上路的兴高采烈，甚至没意识到这是在旧机场的最后一次起飞（三个月后再回到广州，白云机场已经搬迁到花都）。

之前，和暗花只见过两次面，彼此还很陌生。她是个白皙清秀的女孩，老实地靠着柱子站着，胸前挂一个背囊，腹前缠一个腰包，脚边放一崭新的橘红色背包，70 + 10 升，足有半人高。我脑中闪现出两个大字——“新驴”。她是怎么把硕大的背包弄上单薄的肩膀的，不会后仰翻倒吧？背着它在高原上能

走多少步呢？

见我的包比她小一半，还没装满，她觉得不可思议，说已经减无可减了。一问，除了必须的冲锋衣抓绒衣，还带了两件毛衣。见我瞪大眼睛，她犹犹豫豫地补充：我怕冷，还带了一条毛裤。毛裤，听起来古老遥远的名词，散发着樟脑味，广东人恐怕一辈子也没机会穿，这次要走出箱底，到高原上晒晒太阳，让超强的紫外线杀杀菌。

暗自作好帮她分担的心理准备。回想两年前第一次进藏，自己也是个怯生生的“新驴”，跟着几头“老驴”，享受他们的照顾。这次该轮到自已照顾别人了。

我吩咐她在原地不动，看守行李，把身份证和机票交给我去办登机手续。我的目光坚定自信，语言简洁明了，行动敏捷利落，表现得轻车熟路，要让她觉得跟着“老驴”就不用担心，排了半天队才突然想起，两个大包忘记办理托运。充“老驴”失败，灰头土脸跑回去找暗花，她早发现问题，可没好意思说。

川航的免费小巴把我们放在高升桥加油站。背着大包，在十字路口走了几个来回，连问数人，才搞清楚方向。找到某招待所停车场，见一漂亮威风的吉普车正在洗澡，冲上去问是不是去察隅的，洗车人一言不发，莫名其妙地看我一眼。原来是公安局警车。

树下一帮男女在打牌，之中应该有招待所的负责人、服务员、司机、还有乘客，可惜分不清谁是谁，都对我们爱搭不理的。去察隅正是在这等车，所谓班车，其实是私营的客货车，没有固定班次，只有价格，凑够人数就走，有人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星期。

本来我俩有无限长假期，不赶行程，但和西藏班白云老师约好，在察隅会面，走访她的藏族学生家庭。这个佛山女子曾经徒步墨脱，这次又想穿越茶马古道，叫我们带点药品装备进去。她

的时间紧迫，若我们在成都耽误几天就会错过。

再次打通司机老肖的手机，三菱吉普和货车结伴走，货车正卸货，还要再装货。他保证今天能走成，白云的学生家长已经跟他打过招呼，肯定给我们留三菱吉普的座位，这才放心。

体院看帅哥

至少还有两三个小时才能出发，打牌的男女百般说服我们，花 10 元钱开个房，洗刷休息一下。窄小黑暗的钟点房，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肮脏的交易，我们绝不花这冤枉钱。可又怕直接拒绝得罪他们，不给我们留好座位，借口说上街买东西。

找邮局书店买明信片 and 邮票，找超市买牛肉干和零食，办完事，时间没花掉多少，能消磨一个钟头的活动有：网吧上网，洗头做美容，做足底按摩。可旅程才开始就腐败，不妥。路边一大门，成都体育学院，不如进去，看帅哥，赏心悦目，还是免费的。暗花举双手赞同，看得出她很担心革命尚未成功就开始腐败。结伴旅行，若是消费习惯不同，一个节俭，一个奢侈，双方都会很难受。

树阴下坐着成排的男生，篮球场足球场上全是活力的身影，帅哥并不是想象的扑面而来，需要自己观察挑选。

跑道上一排学生叉开两腿，高高撅起屁股，两手触地，拉伸韧带。我举起相机，透过铁栏杆抓拍，被一男生发现高喊起来：老师，有人偷拍我屁股！学生哄笑起来，我也笑着回应，给自己解围：没拍到呢，再做一遍。

武术馆里舞弄刀枪棍棒，翻腾击打，嗨嗨声不断。馆外的空地树下，有人站桩，有人太空漫步，耍太极。同属中华武术，动静快慢，相映成趣。练武术的人，个头普遍不高，李连杰是代表。也许瘦弱或矮小的男人，为了不受人欺负，特别容易迷上的四两拨千斤的武术，一技防身，反弱为强。

想起自己这个武术门外汉，凭借高超的想象力，在武术网站混得风生水起，结识一帮江湖义气的兄弟，去年和两个圈中老大，同游稻城，不料结下一团恩怨乱麻，不觉已是一年，物是人非，心中仍然隐隐作痛，不敢相信那些戏剧化的情节。

拉回思绪，继续看帅哥。刚游完泳洗完澡的男生，赤裸上身，大咧咧裹着毛巾，露出浓黑的毛腿，湿漉漉的头发，红亮亮的青春痘，在校道上晃晃悠悠，空气中弥漫着雄性的味道。

嘀嘀嘀，短信响，“你在哪里？做什么呢？”竟然是大侠的短信，真是“想到曹操，短信就到”。这种巧合多次发生，莫非我功力见长，念力大增？回复：“我在成都体院看帅哥，回忆你讲的故事，怎么想起给我发短信？”他回复：有心电感应吧？

和暗花讨论各类型男生。她喜欢玉树临风，斯文白净，成熟深沉的；我喜欢高大健美，阳光灿烂，简单明朗的。她讨厌肌肉发达，头脑简单，幼稚的；我讨厌有肚腩，有城府，阴郁沉重的。相谈甚欢，看来我俩绝不会成为情敌了。把男性作为一个观赏客体，男色时代到来，像《欲望都市》里的女人们一样谈论男人。

“好朋友”问题

一千多公里的路程，据说三天才能到察隅。大行李要放到货车斗里，中途不能取下来，我们把洗漱品食品药品等拿出来，放进随身小包。

货车装的是水果蔬菜，供应察隅的的三家蔬果店，生意非常好。我们的大包和其他人的行李箱就镶嵌在水果箱中间。暗花紧张地叮嘱装货工人，包要哪面朝下，不能搞脏刮坏，因为是借朋友的。而我的要求比较低，包只要不被抛出车外，不被雨水淋湿就行。叫工人一定捆绑固定，雨布罩好。至于弄脏挂花压扁，几乎不可避免。

一切安置妥当后，暗花突然低声说“糟了”，卫生巾忘记从大包里拿出来，而“好朋友”很可能这两天来访。我说赶快去买吧，她出去转了一圈，空手回来，说那些牌子包装都很恐怖，卫生安全很可疑，不敢买。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叫工人再把大包拆卸下来。